資治通鑑/卷1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

► 卷一百八十九

起屠維單閼十一月，盡重光大荒落二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188卷

【唐紀四】　起屠維單閼十一月，盡重光大荒落二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二年（己卯，公元六一九年）

十一月，己卯，劉武周寇浩州。

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，屯柏壁，與宋金剛相持。時河東州縣，俘掠之餘，未有倉廩，人情恇擾，聚入城堡，征斂無所得，軍中乏食。世民發教諭民，民聞世民為帥而來，莫不歸附，自近及遠，至者日多，然後漸收其糧食，軍食以充。乃休兵秣馬，唯令偏裨乘間抄掠，大軍堅壁不戰，由是賊勢日衰。

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，騎皆四散，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。俄而賊兵四合，初不之覺，會有蛇逐鼠，觸甲士之面，甲士驚寤，遂白世民，俱上馬，馳百餘步，為賊所及，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，賊騎乃退。

李世勣欲歸唐，恐禍及其父，謀於郭孝恪。孝恪曰：「吾新事竇氏，動則見疑，宜先立

效以取信，然後可圖也。」世勣從之。襲王世充獲嘉，破之，多所俘獲，以獻建德，建德由是親之。初，漳南人劉黑闥，少驍勇狡獪，與竇建德善，後為群盜，轉事郝孝德、李密、王世充。世充以為騎將，每見世充所為，竊笑之。世充使黑闥守新鄉，李世勣擊虜之，獻於建德。建德署為將軍，賜爵漢東公，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，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。黑闥往往乘間奮擊，克獲而還。

十二月，庚申，上獵於華山。

於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，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，然後進，孝基從之。崇茂求救於宋金剛，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、尋相將兵奄至夏縣。孝基表裡受敵，軍遂大敗，孝基、懷恩、筠、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。敬德名恭，以字行。

上征裴寂入朝，責其敗軍，下吏，既而釋之，寵待彌厚。

尉遲敬德、尋相將還澮州，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、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，大破之，斬首二千餘級。頃之，敬德、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板，世民自將步騎三千，從間道夜趨安邑，邀擊，大破之，敬德、相僅以身免，悉俘其眾，復歸柏壁。

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，世民曰：「金剛懸軍深入，精兵猛將，咸聚於是。武周據太原，倚金剛為□蔽。金剛軍無蓄積，以虜掠為資，利在速戰。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，分兵汾、隰，沖其心腹。彼糧盡計窮，自當遁走。當待此機，未宜速戰。」

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，劉武周殺之。

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：「曹、戴二州，戶口完實，孟海公竊有其地，與鄭人外合內離；若以大軍臨之，指期可取。既得海公，以臨徐、兗，河南可不戰而定也。」建德以為然，欲自將徇河南，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，世勣引兵三千會之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三年（庚辰，公元六二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板。行本出戰而敗，糧盡援絕，欲突圍走，無隨之者，戊寅，開門出降。辛巳，上幸蒲州，斬行本。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。宋金剛圍絳州。癸巳，上還長安。

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，掩襲其營，殺之，冀得其父並建德土地以歸唐。會建德妻產，久之不至。

曹旦，建德之妻兄也，在河南，多所侵擾，諸賊羈屬者皆怨之。賊帥魏郡李文相，號李商胡，聚眾五千餘人，據孟津中水單；母霍氏，亦善騎射，自稱霍總管。世勣結商胡為昆弟，入拜商胡之母。母泣謂世勣曰：「竇氏無道，如何事之！」世勣曰：「母無憂，不過一月，當殺之，相與歸唐耳！」世勣辭去，母謂商胡曰：「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，事久變生，何必待其來，不如速決。」是夜，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，飲之酒，盡殺之。旦別將高雅賢、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，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，至中流，悉殺之。有獸醫游水得免，至南岸，告曹旦，旦嚴警為備。商胡既舉事，始遣人告李世勣。世勣與曹旦連營，郭孝恪勸世勣襲旦，世勣未決，聞旦已有備，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。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，破之。高雅賢收眾去，商胡追之，不及而還。建德群臣請誅李蓋，建德曰：「世勣，唐臣，為我所虜，不忘本朝，乃忠臣也，其父何罪！」遂赦之。

甲午，世勣、孝恪至長安。曹旦遂取濟州，復還洺州。

二月，庚子，上幸華陰。

劉武周遣兵寇潞州，陷長子、壺關。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，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。行敏與子武不葉，或言子武將叛，行敏斬子武以徇。乙巳，武周復遣兵寇潞州，行敏擊破之。

壬子，開州蠻酋冉肇則陷通州。

甲寅，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。

初，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蒲板，久不下，失亡多，上數以敕書誚讓之，懷恩由是怨望。上嘗戲謂懷恩曰：「姑之子皆已為天子，次應至舅之子乎？」懷恩亦頗以此自負，或時扼腕曰：「我家豈女獨貴乎？」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。會懷恩、君寶與唐儉皆沒於尉遲敬德，君寶謂儉曰：「獨孤尚書近謀大事，若能早決，豈有此辱哉！」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，懷恩逃歸，上復使之將兵攻蒲板。君寶又謂儉曰：「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，

復在蒲板，可謂王者不死！」儉恐懷恩遂成其謀，乃說尉遲敬德，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，敬德從之，遂以懷恩反狀聞。時王行本已降，懷恩入據其城，上方濟河幸懷恩營，已登舟矣，世讓適至。上大驚曰：「吾得免，豈非天也！」乃使召懷恩，懷恩未知事露，輕舟來至；即執以屬吏，分捕黨與。甲寅，誅懷恩及其黨。

竇建德攻李商胡，殺之。建德洺州勸課農桑，境內無盜，商旅野宿。

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，立為隋王。中國士民在北者，處羅悉以配之，有眾萬人。置百官，皆依隋制，居於定襄。

三月，乙丑，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，李仲文擊走之，俘斬數千人。

改納言為侍中，內史令為中書令，給事郎為給事中。

甲戌，以內史侍郎卦德彝為中書令。

王世充將帥、州縣來降者，時月相繼。世充乃峻其法，一人亡叛，舉家無少長就戮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婦許相告而免之。又使五家為保，有舉家亡者，四鄰不覺，皆坐誅。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，至於樵采之人，出入皆有限數；公私愁窘，人不聊生。又以宮城為大獄，意所忌者，並其家屬收系宮中；諸將出討，亦質其家屬於宮中，禁止者常不減萬口，餒死者日有數十。世充又以臺省官為司、鄭、管、原、伊、殷、梁、湊、嵩、谷、懷、德等十二州營田使，丞、郎得為此行者，喜若登仙。

甲申，行軍副總管張倫敗劉武周於浩州，俘斬千餘人。

西河公張綸、真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，劉季真懼而詐降。乙酉，以季真為石州總管，賜姓李氏，封彭山郡王。

蠻酋冉肇則寇信州，趙郡公孝恭與戰，不利。李靖將兵八百，襲擊，斬之，俘五千餘人；己丑，復開、通二州。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闍提，斬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上祠華山；壬寅，還長安。

置益州道行臺，以益、利、會、鄜、涇、遂六總管隸焉。

劉武周數攻浩州，為李仲文所敗。宋金剛軍中食盡；丁未，金剛北走，秦王世民追之。

羅士信圍慈澗，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，士信刺玄應墜馬，人救之，得免。

壬子，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為行臺尚書令。

甲寅，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令。

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，大破之，乘勝逐北，一晝夜行二百餘里，戰數十合。至高壁嶺，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：「大王破賊，逐北至此，功亦足矣。深入不已，不愛身乎！且士卒饑疲，宜留壁於此，俟兵糧畢集，然後復進，未晚也。」世民曰：「金剛計窮而走，眾心離沮；功難成而易敗，機難得而易失，必乘此勢取之。若更淹留，使之計立備成，不可復攻矣。吾竭忠徇國，豈顧身乎！」遂策馬而進，將士不敢復言饑。追及金剛於雀鼠谷，一日八戰，皆破之，俘斬數萬人。夜，宿於雀鼠谷西原，世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，軍中止有一羊，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。丙辰，陝州總管於筠自金剛所逃來。世民引兵趣介休，金剛尚有眾二萬，戊午，出西門，背城布陳，南北七里。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，小卻，為賊所乘。世民帥精騎擊之，出其陳後，金剛大敗，斬首三千級。金剛輕騎走，世民追之數十里，至張難堡。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、張德政據堡自守，世民免冑示之，堡中喜噪且泣。左右告以王不食，獻濁酒、脫粟飯。

尉遲敬德收餘眾守介休，世民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往諭之，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。世民得敬德，甚喜，以為右一府統軍，使將其舊眾八千，與諸營相參。屈突通慮其變，騶以為言，世民不聽。劉武周聞金剛敗，大懼，棄并州走突厥。金剛收其餘眾，欲復戰，眾莫肯從，亦與百餘騎走突厥。

世民至晉陽，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。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，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。

未幾，金剛謀走上谷，突厥追獲，腰斬之。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，秦王世民擒斬之。其兄季真，棄石州，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，滿政殺之。

武周之南寇也，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：「唐主舉一州之眾，直取長安，所向無敵，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晉陽以南，道路險隘，縣軍深入，無繼於後，君進戰不利，何以自還！不如北連突厥，南結唐朝，南面稱孤，足為長策。」武周不聽，留君璋守朔州。及敗，泣謂君璋曰：「不用君言，以至於此。」久之，武周謀亡歸馬邑，事洩，突厥殺之。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，統其餘眾，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。

庚申，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，大破之；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，又破之。

辛酉，王世充陷鄧州。

上聞并州平，大悅。壬戌，宴群臣，賜繒帛，使自入御府，盡力取之。復唐儉官爵，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；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，悉以賜之。

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，劉武周數遣兵入寇，仲文輒擊破之，下城堡百餘所。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。

五月，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，不克，退軍籠火城。藝襲擊，大破之，斬首五千級。建德大將軍王伏寶，勇略冠軍中，諸將疾之，言其謀反，建德殺之，伏寶曰：「大王奈何聽讒言，自斬左右手乎！」

初，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，上潛遣使赦崇茂罪，拜夏州刺史，使圖敬德，事洩，敬德殺之。敬德去，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。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，壬午，屠之。

辛卯，秦王世民至長安。

是月，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，且求婚；世充以宗女妻之，並與之互市。

六月，壬辰，詔以和州總管、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、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、揚州刺史、東南道行臺尚書令、淮南道安撫使，進封吳王，賜姓李氏。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，封舒國公。丙午，立皇子元景為趙王，元昌為魯王，元亨為魯王。

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，雖受唐官爵，而北結王世充，南通蕭銑；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。兵未行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，甲寅，瓚殺士林，降於世充，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。

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，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。武周既敗，是月，處羅至晉陽，總管李仲文不能制；又留倫特勒，使將數百人，雲助仲文鎮守，自石嶺以北，皆留兵戍之而去。

上議擊王世充，世充聞之，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，置四鎮將軍，募人分守四城。秋，七月，壬戌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。陜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，上謂通曰：「今欲使卿東征，如卿二子何？」通曰：「臣昔為俘囚，分當就死，陛下釋縛，加以恩禮。當是之時，臣心口相誓，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，但恐不獲死所耳。今得備先驅，二兒何足顧乎！」上歎曰：「徇義之士，一至此乎！」

癸亥，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，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，敗之，虜牛羊萬計。

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告：「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，欲俟洛陽兵交，引胡騎直入長安。」甲戌，命皇太子鎮蒲板以備之，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，暫廢并州總管府，征仲文入朝。

壬午，秦王世民至新安。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，荊王行本鎮虎牢，宋王泰鎮懷州，齊王世惲檢校南城，楚王世偉守寶城，太子玄應守東城，漢王玄恕守含嘉城，魯王道徇守曜儀城，世充自將戰兵，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，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，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，總三萬人，以備唐。弘烈、行本，世偉之子；泰，世充之兄子也。

梁師都引突厥、稽胡兵入寇，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

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，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。己丑，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，猝與之遇，眾寡不敵，道路險扼，為世充所圍。世民左右馳射，皆應弦而斃，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，世充乃退。世民還營，埃塵覆面，軍不復識，欲拒之，世民免冑自言，乃得入。旦日，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；世充拔慈澗之戍，歸於洛陽。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，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，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，懷州總管黃

君漢自河陰攻回洛城；大軍屯於北邙，連營以逼之。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。

八月，丁酉，南寧西爨蠻遣使入貢。初，隋末蠻酋爨玩反，誅，諸子沒為官奴，棄其地。帝即位，以玩子弘達為昆州刺史，令持其父屍歸葬；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，皆來降。

己亥，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，以州來降。

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。

癸卯，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。

甲辰，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回洛城，克之，獲其將達奚善定，斷河陽南橋而還，降其堡聚二十餘。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回洛，不克，乃築月城於其西，留兵戍之。

世充陳於青城宮，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。世充隔水謂世民曰：「隋室傾覆，唐帝關中，鄭帝河南，世充未嘗西侵，王忽舉兵東來，何也？」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：「四海咸仰皇風，唯公獨阻聲教，為此而來！」世充曰：「相與息兵講好，不亦善乎！」又應之曰：「奉詔取東都，不令講好也！」至暮，各引兵還。

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。

乙卯，劉德威襲懷州，入其外郭，下其堡聚。

九月，庚午，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，以為林州總管。

癸酉，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；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。

史萬寶進軍甘泉宮。丁丑，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，拔之。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，君廓偽遁，設伏，大破之，遂東徇地，至管城而還。先是，王世充將郭士衡、許罹漢掠唐境，君廓以策擊卻之，詔勞之曰：「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，自古以少

制眾，未之有也。」

世充尉州刺史時德睿帥所部杞、夏、陳、隨、許、潁、尉七州來降。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，無所變易，改尉州為南汴州，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。

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。諸將疑尉遲敬德，囚之軍中。行臺左僕射屈突通、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：「敬德驍勇絕倫，今既囚之，心必怨望，留之恐為後患，不如遂殺之。」世民曰：「不然。敬德若叛，豈在尋相之後邪！」遽命釋之，引入臥內，賜之金，曰：「丈夫意氣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，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，公宜體之。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資，表一時共事之情也。」辛巳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，登魏宣武陵。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，圍之。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，敬德躍馬大呼，橫刺雄信墜馬，世充兵稍卻，敬德翼世民出圍。世民、敬德更帥騎兵還戰，出入世充陳，往返無所礙。屈突通引大兵繼至，世充兵大敗，僅以身免。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，斬首千餘級，獲排槊兵六千。世民謂敬德曰：「公何相報之速也！」賜敬德金銀一篋，自是寵遇日隆。

敬德善避槊，每單騎入敵陳中，敵叢槊刺之，終莫能傷，又能奪敵槊返刺之。齊王元吉以善馬槊自負，聞敬德之能，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，敬德曰：「敬德謹當去之，王勿去也。」既而元吉刺之，終不能中。秦王世民問敬德曰：「避槊與奪槊，孰難？」敬德曰：「奪槊難。」乃命敬德奪元吉槊。元吉操槊躍馬，志在刺之，敬德須臾三奪其槊；元吉雖面相歎異，內甚恥之。

叛胡陷嵐州。

初，王世充以邴元真為滑州行臺僕射。濮州刺史杜才幹，李密故將也，恨元真叛密，詐以其眾降之。元真恃其官勢，自往招慰，才幹出迎，延入就坐，執而數之曰：「汝本庸才，魏化置汝元僚，不建毫髮之功，乃構滔天之禍，今來送死，是汝之分！」遂斬之，遣人繼其首至黎陽祭密墓。壬午，以濮州來降。

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，總管楊恭仁擊之，為所敗，掠男女數千人而去。

丙戌，以田璵為顯州總管，賜爵蔡國公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。

甲辰，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，拔之。士信又圍千金堡，堡中人罵之。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，使兒啼呼，詐云「從東都來歸羅總管」。既而相謂曰：「此千金堡也，吾屬誤矣。」即去。堡中以為士信已去，來者洛陽亡人，出兵追之。士信伏兵於道，伺其門開，突入，屠之。

竇建德之圍幽州也，李藝告急於高開道，開道帥二千騎救之，建德兵引去，開道因藝遣使來降。戊申，以開道為蔚州總管，賜姓李氏，封北平郡王。開道有矢鏃在頰，召醫出之，醫曰：「鏃深，不可出。」開道怒，斬之。別召一醫，曰：「出之恐痛。」又斬之。更召一醫，醫曰：「可出。」乃鑿骨，置楔其間，骨裂寸餘，竟出其鏃；開道奏妓進膳不輟。

竇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。建德兵已攀堞，薛萬均、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，掩擊之，建德兵潰走，斬首千餘級。李藝兵乘勝薄其營，建德陳於營中，填塹而出，奮擊，大破之，建德逐北。至其城下，攻之，不克而還。

李密之敗也，楊慶歸洛陽，復姓楊氏。及王世充稱帝，慶復姓郭氏，世充以為管州總管，妻以兄女。秦王世民逼洛陽，慶潛遣人請降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。慶欲與其妻偕來，妻曰：「主上使妾侍巾櫛者，欲結君之心也。今君既辜付託，徇利求全，妾將如君何！若至長安，則君家一婢耳，君何用為！願送至洛陽，君之惠也。」慶不許。慶出，妻謂侍者曰：「若唐遂勝鄭，則吾家必滅；鄭若勝唐，則吾夫必死。人生至此，何用生為！」遂自殺。庚戌，慶來降，復姓楊氏，拜上柱國、邠國公。

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，軍於宋、汴之間，聞之，引兵趣管城，李世勣擊卻之。使郭孝恪為書說榮州刺史魏陸，陸密請降。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，丙辰，陸擒志等四將，舉州來降。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，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，以雄為嵩州刺史，嵩南之路始通。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，停其東道之兵，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，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，要漢斬慈寶以降。玄應聞諸州皆叛，大懼，奔還洛陽。詔以要漢為汴州總管，賜爵郕國公。

王弘烈據襄陽，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、鄧以圖之。十一月，庚申，大亮攻樊城鎮，拔之，斬其將國大安，下其城柵十四。

蕭銑性褊狹，多猜忌。諸將恃功恣橫，好專誅殺，銑患之，乃宣言罷兵營農，實欲奪諸將之權。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，怨望，謀作亂；事洩，伏誅。景珍時鎮長沙，銑下詔赦之，召還江陵。景珍懼，甲子，以長沙來降；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。

雲州總管郭子和，先與突厥、梁師都相連結，既而襲師都寧朔城，克之。又得突厥釁隙，遣使以聞，為突厥候騎所獲。處羅可汗大怒，囚其弟子升。子和自以孤危，請帥其民南徙，詔以延州故城處之。

張舉、劉旻之降也，梁師都大懼，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：「比者中原喪亂，分為數國，勢均力弱，故皆北面歸附突厥。今定楊可汗既亡，天下將悉為唐有。師都不辭灰滅，亦恐次及可汗。不若及其未定，南取中原，如魏道武所為，師都請為鄉導。」處羅從之，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，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，處羅入自并州，突利可汗與奚、□、契丹、靺鞨入自幽州，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，會於晉、絳。莫賀咄者，處羅之弟咄苾也；突利者，始畢之子什缽苾也。

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，其群臣多諫，處羅曰：「我父失國，賴隋得立，此恩不可忘！」將出師而卒。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丑弱，廢之，更立莫賀咄設，號頡利可汗。乙酉，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，上禮之如始畢之喪。

戊子，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、華二州。

是月，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。

初，王世充侵建德黎陽，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。自是二國交惡，信使不通。及唐兵逼洛陽，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。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；「天下大亂，唐得關西，鄭得河南，夏得河北，共成鼎足之勢。今唐舉兵臨鄭，自秋涉冬，唐兵日增，鄭地日蹙，唐強鄭弱，勢必不支。鄭亡，則夏不能獨立矣。不如解仇除忿，發兵救之，夏擊其外，鄭攻其內，破唐必矣。唐師既退，徐觀其變，若鄭可取則取之，並二國之兵，乘唐師之老，天下可取也。」建德從之，遣使詣世充，許以赴援。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，請罷洛陽之兵，秦王世民留之，不答。

十二月，辛卯，王世充許、亳等十一州皆請降。

壬辰，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，破之。

辛丑，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。

癸卯，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荊門鎮，拔之。紹所部與梁、鄭鄰接，二境得紹士卒，皆殺之，紹得二境士卒，皆資給遣之。敵人愧感，不復侵掠，境內以安。

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，董景珍謂繡曰：「『前年醢彭越，往年殺韓信』，卿不見之乎？何為相攻！」繡不應，進兵圍之。景珍欲潰圍走，為麾下所殺；銑以繡為尚書令。繡恃功驕橫，銑又殺之。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，兵勢益弱。

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、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，且乞師。

突厥倫特勒在并州，大為民患，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。上聞之，甚喜。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，密遣人詣長安，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。丙午，詔世讓為行軍總管，使將兵出土門，趣洺州。

己酉，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暠，舉兵反。

是歲，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，取京口。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，戰於庱亭，元超敗死，法興棄毘陵，奔吳郡。於是丹楊、毘陵等郡皆降於子通。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、國子祭酒。

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，以將軍闞稜、王雄誕為副。公祏渡江攻丹楊，克之，進屯溧水，子通帥眾數萬拒之。公祏簡精甲千人，執長刀為前鋒；又使千人踵其後，曰：「有退者即斬之。」自帥餘眾，復居其後。子通為方陳而前，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，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，子通敗走，公祏逐之，反為所敗，還，閉壁不出。王雄誕曰：「子通無壁壘，又狃於初勝，乘其無備擊之，可破也。」公祏不從。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，因風縱火，子通大敗，降其卒數千人。子通食盡，棄江都，保京口，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，伏威徙居丹楊。

子通復東走太湖，收合亡散，得二萬人，襲沈法興於吳郡，大破之。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，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，法興中塗而悔，欲殺孝辯，更向會稽。

孝辯覺之，法興窘迫，赴江溺死。子通軍勢復振，帥其群臣徙都餘杭，盡收法興之地，北自太湖，南至嶺，東包會稽，西距宣城，皆有之。

廣、新二州賊帥高法澄、沈寶徹殺隋官，據州，附於林士弘，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。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於新州，盎引兵擊之。戰始合，盎免胄大呼曰：「爾識我乎？」賊多棄仗肉袒而拜，遂潰，擒寶徹、智臣等，嶺外遂定。

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四年（辛巳，公元六二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，以大恩為代州總管，封定襄郡王，賜姓李氏。代州石嶺之北，自劉武周之亂，寇盜充斥，大恩徙鎮雁門，討擊，悉平之。

稽胡酋帥劉芬成部落數萬，為邊寇；辛巳，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。

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。

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、徐紹宗帥精兵二千，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，甲申，攻梁，克之。

丙戌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、四鎮，皆克之。

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，皆皁衣玄甲，分為左右隊，使秦叔寶、程知節、尉遲敬德、翟長孫分將之。每戰，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，乘機進擊，所向無不摧破，敵人畏之。行臺僕射屈突通、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，猝與王世充遇，戰不利。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，世充大敗，獲其騎將葛彥璋，俘斬六千餘人，世充遁歸。

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，孝恭上之。二月，辛卯，改信州為夔州，以孝恭為總管，使大造舟艦，習水戰。以孝恭未更軍旅，以靖為行軍總管，兼孝恭長史，委以軍事。靖說孝恭悉召巴、蜀酋長子弟，量才授任，置之左右，外示引擢，實以為質。

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，自虎牢運糧入洛陽，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，大破之，玄應僅以身免。

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，上謂士及曰：「歸語爾王：今取洛陽，止欲息兵。克城之日，乘輿法物，圖籍器械，非私家所須者，委汝收之。其餘子女玉帛，並以分賜將士。」

辛丑，世民移軍青城宮，壁壘未立，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，憑故馬坊垣塹，臨谷水以拒唐兵，諸將皆懼。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，登魏宣武陵以望之，謂左右曰：「賊勢窘矣，悉眾而出，徼幸一戰，今日破之，後不敢復出矣！」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，戒通曰：「兵交則縱煙。」煙作，世民引騎南下，身先士卒，與通合勢力戰。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，與精騎數十沖之，直出其背，眾皆披靡，殺傷甚眾。既而限以長堤，與諸騎相失，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，世充數騎追及之，世民馬中流矢而斃。行恭回騎射追者，發無不中，追者不敢前。乃下馬以授世民，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，距躍大呼，斬數人，突陳而出，得入大軍。世充亦帥眾殊死戰，散而復合者數四，自辰至午，世充兵始退。世民縱兵乘之，直抵城下，俘斬七千人，遂圍之。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，深入，馬倒，為世充兵所擒，兩騎夾持其髻，將渡洛水，志玄踴身而奮，二人俱墜馬。志玄馳歸，追者數百騎，不敢逼。

初，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，為世充所獲，世充欲慰悅之，引置左右。壬寅，世充出右掖門，臨洛水為陳，懷文忽引槊刺世充，世充衷甲，槊折不能入，左右猝出不意，皆愕眙不知所為。懷文走趣唐軍，至寫口，追獲，殺之。世充歸，解去衷甲，袒示群臣曰：「懷文以槊刺我，卒不能傷，豈非天所命乎！」

先是，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，多稱疾不預事，至是謂世充曰：「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，陛下真是也！臣實多幸，得生佛世，願棄官削髮為沙門，服勤精進，以資陛下之神武。」世充曰：「國之大臣，聲望素重，一旦入道，將駭物聽。俟兵革休息，當從公志。」頲固請，不許。退謂其妻曰：「吾束髮從官，志慕名節，不幸遭遇亂世，流離至此，側身猜忌之朝，累足危亡之地，智力淺薄，無以自全。人生會當有死，早晚何殊？姑從吾所好，死亦無憾！」遂削髮被僧服。世充聞之，大怒曰：「爾以我為必敗，欲苟免邪？不誅之，何以制眾！」遂斬頲於市。頲言笑自若，觀者壯之。

詔贈王懷文上柱國、朔州刺史。

并州安撫使唐儉密奏：「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，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

謠。諂事可汗，甚得其意，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。及在并州，贓賄狼藉。」上命裴寂、陳叔達、蕭瑀雜鞫之。乙巳，仲文伏誅。

庚戌，王泰棄河陽走，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。別將單雄信、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，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，至轘轅，雄信等遁去，君廓追敗之。

壬子，延州總管段德操擊劉丞成，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

乙卯，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。

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，城中守禦甚嚴，大砲飛石重五十斤，擲二百步，八弓弩箭如車輻，鏃如巨斧，射五百步。世民四面攻之，晝夜不息，旬餘不克。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，皆不果發而死。唐將士皆疲弊思歸，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。世民曰：「今大舉而來，當一勞永逸。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，唯洛陽孤城，勢不能久，功在垂成，奈何棄之而去！」乃下令軍中曰：「洛陽未破，師必不還，敢言班師者斬！」眾乃不敢復言。上聞之，亦密敕世民使還，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，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。德彝言於上曰：「世充得地雖多，率皆羈屬，號令所行，唯洛陽一城而已，智盡力窮，克在朝夕。今若旋師，賊勢復振，更相連接，後必難圖！」上乃從之。世民遣世充書，諭以禍福；世充不報。

戊午，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。左衛將軍王群廓夜引兵襲虎牢，悅為內應，遂拔之，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。悅，君理之孫也。

竇建德克周橋，虜孟海公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